

四部叢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209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西山真文

忠公文集

二

卷十八至卷三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

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孔
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
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
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
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
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
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
鏡自明惟 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
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

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
在之朱熹以爲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
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
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倚於衡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
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
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
多道理豈可湏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
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
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

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管
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慢天之所
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天命我以
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
誤雖一念不可不顧誤所以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
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
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爲天未嘗
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誤之語人君豈可

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願
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
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身心底道理 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
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盥藥銘與其溺於人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

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
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
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
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
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
淺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
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
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
常使光明皎潔始得 陛下昨爲權臣所蔽

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
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
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
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
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
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
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
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
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

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
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貴安華第不
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
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
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
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
陛下所以示此警戒 陛下於此何可不深
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
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
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

新有漸致之理矣願陛下深留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
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
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
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
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
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心脩身之本然一
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
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

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
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
象儼乎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
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
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
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
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
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陛下於宸
居之遽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之記

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
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
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
之以彊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
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
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 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
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

喜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
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
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已其
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
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
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
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況人君以
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
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

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

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顓政務爲蒙蔽恐

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

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

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

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

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

臣惓惓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

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

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
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
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復審究
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
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敕率霽天威俯
加酬詰俾摠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
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
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
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
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